

长江边的野蔷薇

余毛毛

初夏的时候,我买了辆漂亮的电动助力自行车。我很喜欢这辆车,时不时地就骑出去。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有时我往左,骑上安广江堤;有时往右,骑上同马大堤。它们都是差不多的长江大堤,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我骑行的路线加起来有一百多公里。堤上隔段路,就有从堤上通往江滩和村庄的小路。有时我就骑下去,不是看看江滩、到江岸边亲近江水,就是到村口的树下歇歇脚。有的村口有小超市,我就给车充一会儿电。我没想到的是,我时不时地在江边遇上野蔷薇。

第一次遇见是在安庆市大观区的一处江滩上,那儿新建了一个大码头。我在码头上溜了一圈,然后到码头下的江滩上。江滩植满杨树,杨树非常高大,茂盛的绿色的树叶和林间的如潮水般的绿色草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空间。在这绿色空间里,如果有点什么其他的色彩,你是不容易注意到的,因为在浓密的、整体感非常强大的绿色空间里,别的零星的颜色是会被吞没掉的。然而,仿佛奇迹般的,林边一大片灌木丛中星星点点的白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我朝那儿走去,走近了一看,我差点尖叫起来,我认识它们,它们是蔷薇。蔷薇品种繁多,我这次见到是白色的单瓣蔷薇,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它们分布在一片有二十多平方米的灌木丛中。在江滩上行走是不容易的,齐膝的荒草会缠住你的腿,但我还是绕着这片灌木丛走了一圈。我是在向它们致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人会刻意种植它们的,它们也没想到会有人来看它们。但那又怎样呢?它们热烈地生长着,自在地开放在美丽的长江边上,有没有人关注它们,对它们没有半点影响。

我以向江边看到野蔷薇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它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然而当我第二次,在安广江堤下看到另一片野蔷薇时,我就不这么认为了。那天我到江滩没有种植树木,我在一片鲜美的芳草地上骑行,直到骑到一片沼泽地时才停下,艰难地将车从泥沼中拖出,低着头费力地将它推到江滩后的树林边休息。那树林也是一片重重叠叠的幽深的绿,可我总是感到有一点点明媚的红在眼边闪烁。是什么呢?我一转身,不禁目瞪口呆,因为我看到了一片花墙,又是野蔷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我看到的是粉红的重瓣。它们的枝蔓攀附在柳树上,花儿随着柳枝的摆动而摆动,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轻盈和明媚。那时我想,我不是也该带顶帐篷,在这儿陪它们一夜,或者说让它们陪我一夜。我是从江堤上骑下来,顺着一条小道骑了约一公里,然后才拐上江滩,又骑了几百米才遇上它们的啊!如果不是那片泥地,我就会错过它们,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见到过它们,我真的不想辜负我与它们的相逢。

当我第三次在江边遇见野蔷薇时,我才意识到在初夏,江边可能是广泛地生长着野蔷薇。那天是在同马大堤上,虽说只是六月初,但那天出奇地热。大堤上是没有树的,要找阴凉只能下堤。在路径一个村口时,我看到有一片竹林,绿幽幽的,我赶紧拐下去,坐在路边的绿色铁栏杆上喘气。当我起身要离开时,忽然感觉到竹林里似乎有一点点白光在闪烁,是什么呢?我钻进竹林,去寻找那白光。当我快走出有几米深的竹林的时候,我看到了那白光,原来它们是花儿。它们开放在一棵香樟树上,长得那么高,我一朵也够不着。我用手叫放大的功能拍它,识别它,原来它叫小果蔷薇,很多花儿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大的花球,如果不是如此,它们的光芒根本不能穿透竹林到达我的眼帘。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如此的幸运,因为我总是能发现花儿,而且还是野蔷薇。

长江边到底有多少地方有野蔷薇?它们又有多少种呢?鲜有人能知道。也许不知道更好,因为这样才总是有美丽的邂逅,总是有芬芳甜蜜的喜悦。如果说长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那么江边绵延的草木就是她绿色的衣裙,而这些野蔷薇则是这裙上美丽的花儿。长江这条母亲河,坦荡而神秘,丰饶又妩媚,饱经沧桑却又不失青春活力,作为一名在长江边生活了60年的长江之子,我真是无比的自豪。我希望自己像江边的野蔷薇一样地活着,为她增辉,不辜负她的美丽、仁慈和哺育。

无柳的翠柳街

张昆仑



街角(油画)

毛宗'ao 作

其最初的雏形与锋芒,或许就诞生于这样一次午后寻常的争论里。

暮色是缓缓地东湖的水面上弥漫过来的。先是染灰了天际,然后那灰蓝的调子便渐渐润开,浸透了香樟的树冠,又顺着枝丫流淌下来,将整条街拥入怀中。路灯“啪”的一声亮了,一团一团昏黄的光,将树影印在地上,浓得像化不开的墨。这时,翠柳街才仿佛从一个漫长的沉思的白昼里苏醒过来,换上了另一副面容。

各家餐馆的灯火亮了起来,不是炫目的霓虹,多是一些暖黄的、柔和的灯光,从玻璃窗里透出来,将那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一枚枚镶嵌在街边发光的琥珀。人影在里面晃动,声音也稠密了起来。白日里静坐沉思的孤影,此刻大多成了三五相聚的热闹。圆桌支起来了,家常的菜色摆上来了,酒瓶的盖子“噗”的一声打开,泡沫涌出的微响里,夹杂着陡然绽放的笑声。这才是翠柳街一天里最丰腴最活色生香的时候。白日那些在稿纸格子间踉踉独行的思想,此刻似乎都找到了同伴,在杯盘碗盏的碰撞声里,获得了血肉般的温度。

我听过最畅快的事,是在“鼎食轩”里。一桌人,似乎是某个笔会刚散,余兴未了。居中一位长者,头发花白,说起早下乡采风的桩桩事,如何被村口的黄狗追得丢了一只鞋,自己如何跛着一只脚在田埂上跳。他学得惟妙惟肖,满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拍桌打凳,眼泪都笑了出来。那笑是毫无挂碍的,洗尽了铅华的,像孩童一般。在文字里他们或许编织着命运的沉重与历史的纠葛,但在此刻,他们只是因了一份遥远的趣人笑开怀的普通人。这笑,是紧绷的神经松开的结,是从文学这座高山暂时下到生活平原的一次畅快呼吸。

酒意渐浓时,那被日常规则与习惯紧紧包裹着的性情,便如解缆的舟轻轻荡了出来。“知味轩”里间飘出一缕幽婉的唱腔,是昆曲《牡丹亭》的调子:“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声音不算专业,甚至有些苍哑,却因了那份全情的投入,竟别有一种魂魄的韵味。满屋的嘈杂霎时低了下去,众人都侧耳听着。唱的人,平日以犀利评论著称,此刻双眼微闭,手指在桌上轻轻叩着板眼,头微微摇晃,全然沉浸在那“良辰美景奈何天”的伤逝之情里。一曲既罢,静默片刻,才爆出一片喝彩。那老先生睁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摆摆手,眼里却闪着光,仿佛刚刚从自家的文字世界里,偷渡到另一个更古老的梦中去神游了一番。

在“鹿鸣阁”靠墙的餐桌,一位文艺范颇足的女子站起身,脸颊泛着红晕,眼神却亮得灼人。“各位老师,我不会喝酒,那就将我刚才的几句诗念出来,给大家下酒。”不等众人反应,便用她那口纯正的普通话念了起来:“雾是夜的残章,被晨光缓缓撕去。樟树显形,如一个未醒的标点。泊着的船,是遗落的字,等待浆来续写波浪……”诗句不长,意象却奇崛。桌上静了一瞬,随即有人轻轻鼓掌,有人低低叫好。那女诗人这才如释负重地坐下,那姿态里,有一种孩童献宝后的羞涩,更有一种将最珍视之物托付知己的坦然。在那一刻,诗不再仅仅是纸面上的分行,而成了一种可以呼吸、可以下酒的、活生生的存在。

当然,也有酒至半酣,意气涌动的时刻。在“沔阳餐馆”里,我见过两个中年人,都已有

了几分酒意。一个拍着另一个的肩膀,声音有些发颤:“老哥,你那篇写长江的老船工,我看了三遍。好!真好!我们写来写去,有时就忘了,笔是要贴着人写的,贴着他们的皮肉,他们的骨头,他们心里那口不敢大声叹出来的气。”被拍的那位,只是默默地听着,不住地点头,眼眶在灯光下有些发红,半晌才举起杯,哑声道:“兄弟,懂我。干了。”两只杯子轻轻一碰,那一声脆响里,仿佛有两颗为文学跳动的心,也在那一刻,轻轻地郑重地叩击在一起。这短暂的相契,或许比任何奖项与评论,都更能滋养一个写作者漫长的孤寂。

街上的热闹,总要持续到夜深。当最后一批客人带着微醺的暖意,互相搀扶着,说着永远也说不完的告别的话,摇摇晃晃地没入香樟的浓荫里,整条街才重又慢慢静下来。杯盘撤去了,灯火一盏盏熄灭,唯有街灯还孤零零地亮着。

我还爱在这时,独自在街心站一会儿。空气里还残留着饭菜的余香和淡淡的酒气,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释放后留下的微温的疲惫。白日里的争论,暮色中的笑语、清唱与吟哦,此刻都沉淀了下去,沉到了街道的肌理深处,沉到了香樟树默然无声的年轮里。那婉转的戏文,那铿锵的诗句,似乎还在叶隙间萦绕,但细细去听,又只剩下风过的沙沙声,仿佛一切炽热的情感与飞扬的灵思,最终都被这条街、这些树吸纳,转化成了这沉稳的节奏。

我抬起头看那些香樟,夜色里,它们成了一座座连绵的巍峨的墨绿的山峦,比白日更显得沉郁笃定。站在这无“柳”的翠柳街,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柳是柔的,媚的,是离别与挽留的象征,它的姿态总是向着水,向着人,带着一种牵扯的情意。文人骨子里,何尝没有这“柳”的一面?那酒后的唱念,那动情的朗诵,那毫不设防的笑与泪,不正是他们心灵中柔软、恣意,甚至有些痴气的部分吗?那是对美的瞬间沉醉,是对知己的毫无保留,是灵魂偶尔逸出规范的自由舞蹈。而香樟则不同。香樟是直的,是向上的。它的叶子四季常青,香气清冽而恒久,能驱虫防腐,自带一种沉静的守护的力量。它不拂掠你的脸以示亲昵,只投下宽广的荫庇;它不随季节变换而枯荣,只以一身沉稳的碧色,对着流动的时光。这多像文学那份庄严的内核,或者像那些写作者最终必须面对的孤独而艰苦的劳作本身。他们需要香樟般的定力,来承载和消化那些柳丝般纷繁的情感;需要香樟般的恒久,将刹那的灵光淬炼成不朽的文字;需要香樟般的坚毅,来守护内心那片不受扰动的精神园地。

那些从鹿鸣阁、知味轩里走出来,曾在微醺中击节高歌或低声吟哦的灵魂,当他们在深夜或黎明,独自面对稿纸时,身上必然也带着这香樟的气息。他们的笔下,流淌着柳丝般的柔情与叹惋,澎湃着湖波般的激越与忧思,但撑起那所有文字风骨的,沉淀那所有情感精髓的,必然是这香樟般的沉静、恒久与内在的清坚。

夜风起了,穿过街衢,摇动满树的叶子,那沙沙的声响便更清晰了,如潮,如诉,也如一声绵长的满足的叹息。这声音,是翠柳街的呼吸,也是它的心跳。在这呼吸与心跳里,没有柳丝的街,却以其香樟的魂魄,容纳、滋养并升华了无数“柳丝”般的情怀,从而拥有了比柳色更繁复、比柳意更坚韧的文学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被珍视的女儿节

戴兰芬

每年端午,总会想起老大哥。他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叔伯亲戚,他只是湾里的一个孤老,双目失明,全湾人都叫他老大哥,不论男女老幼。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略为清瘦的小老头。人很干净,我一直记得的是他穿一件白色衬衣的样子。

因为离得远,我家平时跟他打交道少。小妹妹中的四女伢家住得离他家近一些,有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到老大哥家玩。不知道老大哥是不是尚有点视力,他的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走进大门,就能看到敞开的后门,十分亮堂。堂屋的地面平展展,看不到一点堆积的灰,天晴的时候是灰白色,下雨的时候就是青灰色。房子的内墙是木板做的,老家俗称“古皮屋”,上面贴着才子佳人、忠烈将相的贴画。一般一面墙贴两个故事,一个故事两大幅,一共四大幅。每一大幅里面八小幅,每一小幅下面,会有简短的配文。他们家的贴画,年年换,所以都是洁净完整的,可以从头到尾把每一个故事看完。我从小去别人家,就喜欢看这些贴画。无奈很多人家里的画,都是残破不全的。好端端的故事看得有头无尾,好好的美人空留半截裙摆。张爱玲说,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有刺,三恨红楼未完。那她一定没有看过这样的贴画,不然人生还要再多一恨。也因此,我对于贴画保存完整的家庭,印象就会特别好:这样的家庭,要么有文化底蕴,要么主人爱干净,要么家庭经济较宽裕。

贴画下面,沿墙摆了一溜椅子。专门请人做的靠背椅子很少,多数是矮脚的小马凳。平常,这些椅子基本都是摆在靠近门的右手边,因为那里是前后门贯通的一边,光线好,也通风。

老大哥是孤老,但是好像也不寂寞。他的家里,长年有来串门的人,有老人,也有小孩。老大哥好像在吃“五保”,所以,虽有眼疾,但日子仿佛也没有特别艰难。他好像还有哮喘病,长年吃一种铁盒装的粉状药。那个盒子,大约跟一个雪花膏盒子的大小差不多,圆圆的、铁灰色,没有任何装饰和纹样。那时候,这样的盒子,在我们眼里,已经是很精致的小物件儿了!小姑娘都会喜欢这些东西,然后经常去他家里玩,主要是看那个盒子什么时候可以空出来,谁有幸得到一个,会高兴很久。

关于老大哥的这些事儿,虽然记得,但还是模模糊糊的。唯有每年端午节老大哥做的一件事,让我每至端午就会想起他。

每年端午节,老大哥都会委托四女伢,给湾里的每一个小女孩,送一个自己亲手编织的、彩色的毛线小网兜。网兜里面装有一个煮熟的鸡蛋。鸡蛋是老大哥一枚一枚攒下的,有粉红色的,也有淡湖蓝色壳的,当然,也会有白壳的。那网兜小巧漂亮,刚好装上一枚鸡蛋,上面还有一截长长的彩绳,可以似项链一般挂到脖子上,那枚鸡蛋刚好就是一枚吊坠。顺带跟鸡蛋和网兜一起的,还有一朵“碰鼻子香”的栀子花。

小时候总是馋,对那一枚鸡蛋的记忆特别深。好像一拿到手,就会被吃掉;其他的,在鸡蛋吃完之后,就被丢到了一边。事后,似乎也没有因此专程去老大哥家感谢过。只是那同样的端午礼物,自老大哥过世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到了。而对于老大哥的感念之情,是到多年后忆起,才显得比年少无知的当年更为深刻。

多年以后,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端午节也被称为女儿节。《帝京景物略》中有记载,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家家户都开始给家里的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折一枝石榴花簪在头上。宋代有在端午节给家中的女孩子系“五彩长命缕”的习俗,就是用红、绿、黄、白、黑五色粗丝线搓成彩色线绳,系在女孩子的手腕、颈项上,叫长命缕、续命缕。苏轼曾有一首描写端午活动的词,叫《浣溪沙·端午》,其中有“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两句,可以作为这一习俗的印证。那时候,我才豁然明了,原来是老大哥,让我在作为女孩子的少女时代,过了一个又一个仪式感十足的端午节。而那些彩线、鸡蛋、栀子花,还都是有着出处的古雅习俗。我们身边,鲜有人记得这个独属于家中女儿的节日,去传承这些民俗。唯有老大哥记得,年复一年地做着这件没有回报的事情。

更难得的是,四十年前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十分严重。而老大哥却能在端午节那天,为全湾的女孩子每人准备一份礼物,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与认知。以至步入中年的我,每每忆起这件事,依然会感激和庆幸,在自己纯真的少女时代,曾作为一名女孩子,被如此珍视过。

在江夏(外一首)

李强

大江小村的雏鸡
被露水打湿了
哆哆嗦嗦
等待太阳升起

长江边的杨柳
墨绿夹杂翠绿
正所谓风华正茂
并无一星半点忧愁

从南桥到三眼桥
从元明清至今
深的是车辙
浅的是脚印
它们的主人

劳累奔波
得偿所愿了吗
最终消失在哪里

一片偌大羽毛
光临了梁子岛
在五号码头上空
暂停了六分钟
瞥见七位诗人

东张西望
徘徊不定
摄影留念
一丝丝浪漫
一丝丝友好表情

八古墩泡桐树下

来来往往
过日子的人
一副过日子的样子
看风景的人
一副看风景的样子
栽树的人呢
装饰的人呢
暮春的风
初夏的雨
坊间的消息
家门口的惊喜
八古墩泡桐树下

有我,有他,有你

有紫气东来
有姚黄魏紫
好一处紫色世界
大的小的真的假的
泡桐花开
开在枝头开在墙上
开在眼前开在心上
那一种优雅
那一份恣意
像过往又像幻想
不像吗?我问你
我问自己